

昨日重现

## 父亲写的书

文/刘勇

墨痕洇染纸页,如年轮镌刻时光。指尖抚过“中学历史速记手册”8个楷体字,笔锋藏着岁月的韧劲,仿佛能触到父亲伏案时指腹的温度——这本沉淀了半个世纪的小书,是他写给三尺讲台的情书,更是我们家族代代相传的精神图腾。

父亲是一名普通的中学历史老师,一生都在泛黄的书本、密密麻麻的教案与学生清澈的笑靥中度过。他的生活像一杯慢火煨煮的温茶,初尝平淡,回味却有绵长的回甘,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,只有日复一日的踏实与热忱。课堂上,他总能把枯燥的历史年份、朝代更迭,讲成一个个鲜活的故事:讲商鞅变法时,他会模仿古人拱手作揖的模样;说盛唐气象时,眼神里便盛着长安的月光;聊岳飞抗金时,声调里藏着山河不屈的傲骨。那些沉睡在史书中的人物,经他之口,便有了温度与生命力,连黑板上的粉笔字,都似带着历史的余韵。

在小城的方寸天地里,普通人出书无疑是件轰动邻里的大事。可父亲却依旧淡然,仿佛只是完成了一件寻常小事,极少主动向人提及。当我们一家人围坐桌前,捧着油墨飘香的新书为他庆贺时,他却笑着叫我的乳名:“世荣,书出版了固然好,但我更盼着的,是你的成熟,是做人的踏实。”我摩挲着书的扉页,指尖触到纸页细腻的纹路,忽然懂了:对父亲而言,这本书不是可供炫耀的资本,而是他教书育人的初心凝结,是对历史传承的半生执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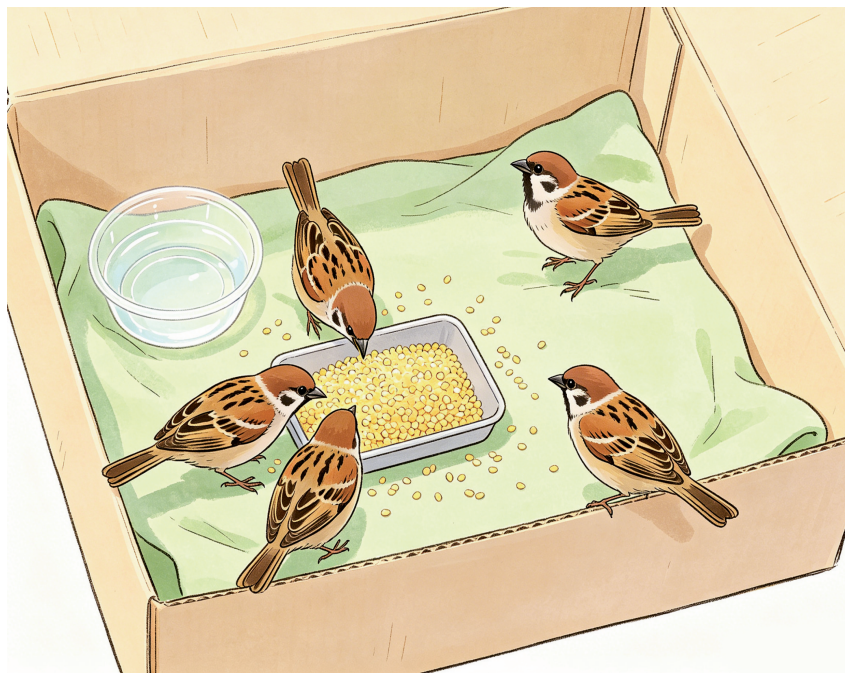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着手编写这本书时,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,我尚在念小学。昏黄的台灯下,父亲伏在掉漆的木质案前,鼻梁上架着玳瑁框老花镜,镜腿用棉线缠着防滑,笔尖在稿纸上沙沙作响。遇到拿捏不准的字句,他便皱着眉反复吟哦,手指在纸上写写画画,墨点溅在袖口也浑然不觉;偶尔抓起手边的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翻查,书页被翻得卷起了毛边,边角处还贴着泛黄的纸条,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。

这本书由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。在后记里,他写道:“我于70年代即开始着手于这一课题的探索,我希望通过一种传统的歌诀方式来编纂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……数十年来,打印流传了数千份,在我所教过的学生中,几乎人人都能或多或少地背诵。”寥寥数语,道不尽其中的艰辛。为了兼顾简明精炼与押韵上口,他既怕过于简略失了历史的厚重,又怕过于繁冗让学生望而却步;既想让文字朗朗上口便于记忆,又不愿为了押韵而曲解历史原意。多少个寒来暑往,他在煤油灯下修改手稿;多少个不眠之夜,他对着月光推敲字句;就连春节团圆时,饭桌上也摆着草稿纸,趁家人闲谈的间隙,随手记下突然想到的词句。数易其稿后,才让这本书有了如今的模样——“简明、精炼,押韵上口,易背易记”,这短短12个字,是他数十载的坚守与追求,是岁月沉淀的智慧。

我念初中时,恰好就在父亲任教的中学。每当他走上讲台,我坐在台下,心里总藏着一丝隐秘的得意。同学们都爱听他的课,课后总围着他追问:“刘老师,接下来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呀?”当父亲拿出那份油印的歌诀,带着大家齐声背诵“中华民族,历史悠久,文明发源,遗迹广有……”时,教室里琅琅的读书声,穿过窗棂,与校园里的树叶沙沙声相和,成了最动听的旋律。我看着父亲站在讲台上的身影,逆光中仿佛镀上了一层金边,忽然明白:他不仅在传授知识,更在播撒热爱历史、敬畏传统的种子,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家国情怀。

父亲当初编写这本书时,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公开出版。他只是单纯地希望,自己的课能更生动些,学生们能更容易地记住历史知识。可这份纯粹的初心,却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。几十年来,凡是他教过的学生,无论时隔多久,再见时总能随口背上几句四字歌诀。那些曾经困扰他们的历史知识,因为这朗朗上口的歌诀,变得清晰而深刻。有一次同学聚会,一位如今已是历史老师的同学说:“刘老师的四字歌,我现在还教给我的学生,这是最珍贵的教学遗产。”父亲的劳动,早已在无数学生的心里,留下了深深的印记,如春雨般润物无声。

那年,我的儿子快要三岁了。我时常捧着这本《中学历史速记手册》,在他耳边轻轻念:“中华民族,历史悠久,文明发源,遗迹广有……”他稚嫩的小手会无意识地抚摸封面的故宫剪影,眼神里满是好奇。我想,等他再大一些,我要把这本书的故事讲给他听,让他知道,这本薄薄的书里,藏着他的爷爷半生的坚守与热爱,藏着一个普通教师对教育的赤诚。我更相信,这些简单的歌诀,会像一颗种子,在他心里生根发芽,连同父亲的品格与初心,一代又一代,传承下去。



生活随笔

## 一粒虫米

文/风凝

一粒米,有一粒米的使命。一只虫,有一只虫的旅程。一粒米一旦生了虫,打破它原有的秩序与规则,故事的走向和结局便注定与众不同。

一日,收拾仓房,我发现了一小兜生了虫的小米。一颗颗饱满金黄的米粒,被虫子蛀出了一个个小孔。在米粒与米粒之间,夹杂着一颗颗小黑球儿和许多虫子的躯壳,甚至还有几只虫子在蠕动着。我的眉头,忍不住一皱再皱。

我戴着胶皮手套,提着这个小米兜推开了仓房的门,刚好遇见一楼奶奶在存放纸箱。她见我连米带兜一起扔掉,立马拦了下来。我心中有些疑惑,生了虫的米还能和纸箱一样回收不成?当时只顾着快些收拾完,也没细问,只是把米兜递给了奶奶,就又一头扎进仓房继续收拾杂物去了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此事渐渐被我淡忘了。直到有一天,经过邻家小院,瞬间就被眼前的情景感动到了。小院的一个平台上落了几只小麻雀,叽叽喳喳,活蹦乱跳,一只只可爱的小脑袋还一点一点地。走近一看,发现平台一角新添了纸箱、塑料瓶和铁盒。纸箱里铺着碎布,塑料瓶被裁去了上半截装了清水,铁盒里装着的正是我当初准备扔掉的生了虫的小米。原来,这小小的角落竟成了那些麻雀的新家。

麻雀,是一种常见的留鸟,对栖息地有着独特的执着。它们一旦喜欢上某个地方,便会一生一世在此栖息繁衍。在山村,麻雀总能巧妙地找到安身之所。它们似乎并不挑剔,一处毫不起眼的墙缝儿,塞点干草,就能当窝。在这里,有这样一位奶奶精心为它们准备好了食盒、水罐和温暖的巢,当真是一种幸运。

人类,似乎天生悲悯。我们的老祖宗,不涸泽而渔,不焚林而猎,是一种慈悲。奶奶用虫米喂养小麻雀,也是一种慈悲。

慈悲,并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施舍,而是对世间万物平等的珍视,是骨子里流淌出的温暖与善意。这份慈悲,大概源于对生命的敬畏。世间的每一个生命,无论大小、强弱,都有其生存的道理。就像在深山密林,参天古木为众多生物提供庇护,贴着地皮的青苔为大地带来一抹生机,每一个生命都在自然的舞台上,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

从那以后,我开始留意身边的许多小生命。驱车穿过村庄,遇见道路中间慢慢悠悠的鸡鸭鹅狗,不再鸣笛惊扰;雨天路过墙角,遇见几只负重前行的蜗牛,不再伸手挑弄;登山途中,遇见小树枝丫间的鸟窝不再动掏鸟蛋的念头,遇见小花小草不再随手揪下一片把玩。

我惊喜地发现,如此转变,竟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:lybdx1862@163.com